他是李毅武磊的恩师！听听基层足球教练的心声

来宪强

固镇，是安徽省蚌埠市一个下属县，和蚌埠市区相距60公里。固镇县实验小学坐落在县城边上，学校马路对面是一望无垠的农田，几百米外，高铁每隔一段时间就呼啸而过。

这些年来，蚌埠这个小城先后涌现出了李毅、张成林、张成祥、韦世豪等球星，他们年龄跨度相差近20岁，但是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启蒙教练：来宪强。

在中国足坛教练圈层中，这是一个令“知情者”肃然起敬的名字。但对绝大多数球迷而言，这都是一个“生冷”的名字。

免收武磊学费，同吃同住睡高低床

来宪强基层教练一干就是37年，目前已经带过300多名弟子，弟子们有了成就对来宪强来说是最大的安慰，迄今为止李毅、武磊、韦世豪这三名国字号球员和恒大队员张成林是他的得意弟子。

李毅是来宪强的第二批学生。“他的技术在我们队里面不是很拔尖，但这个小孩当时很有特点，也有个性，身体素质比较好，尤其是速度，他属于冲击力比较强的球员，很有天分。他原名叫李义，是我把他的名字换成了李毅。”

张成林是来宪强的第四批学生，在来宪强的眼里，张成林身体素质比较出色，但是脚下活比较粗糙。

“他有天赋，小时候就可以看出来，而且这个小孩的责任心比较强，身体素质比较好，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在职业球员中也比较占优，小的时候爆发力和场上的凶劲让我记忆很深刻，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子。”

来宪强还带过少年时期的武磊，当时来宪强接到邀请去上海执教。

发现了武磊后，来宪强就跑到南京，找到了武磊的启蒙老师，“我带着两条香烟，直接和他启蒙教练说，我要去上海执教，你把武磊交给我吧，当时他的启蒙教练很放心地把武磊交给了我。”

在上海，武磊跟随来宪强训练了四个月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来宪强后来没有在上海继续带队，武磊也和来宪强一起奔赴蚌埠，但是因为蚌埠当时的足球大环境不行，为了不耽误武磊以后的足球生涯，三个多月后，来宪强又把武磊送回了南京。

来宪强非常爱才，遇到好的苗子，经常减免费用，“武磊当时家里面比较困难，没有钱交学费，当时我们一个月收800的费用，但是武磊是免费的，和我同吃同住睡高低床，一个月我们还给他200元。”

韦世豪身体素质比武磊好

在韦世豪四岁半的时候，来宪强就开始带他训练，“韦世豪的父亲是练田径的，百米速度可以达到10秒9，韦世豪的遗传基因很明显，他的速度也很快。他十分痴迷于足球，6岁的时候就开始看比赛，甚至半夜的比赛都爬起来看。”

来宪强对韦世豪十分钟爱，他认为自己的几个知名弟子踢球都很有个性，但是韦世豪是最有性格的球员。

“几个人当中，韦世豪是跟我最久的，韦世豪比较凶、狠，速度快，身体素质比武磊好，天生就是踢球的料。武磊技术比较细，意识、跑位，对足球的反应都比较出众。张成林在场上的凶劲我很喜欢，李毅在场上能够带动观众的情绪。”

“还有一点，韦世豪是其中年龄最小的，其他的弟子在技术上基本已经定型，韦世豪还有提高的潜力。”

韦世豪从外地回来，首先就去看自己文化课老师的举动也让来宪强感动。

“因为他在欧洲踢球，能够学到很多先进的训练理念，我也会征求他的意见，改进我的训练方法。我还要‘充电’，加强学习，不然会落伍。”来宪强说道。

来宪强觉得韦世豪不宜长期待在国外，“在国外他不是每场比赛都是主力，国内俱乐部从对抗性和收入来说，已经很不错了，适应了国外比赛的气氛、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节奏后，我觉得在国内的发展会比国外好。”

“他的终极目标还是国家队，现在他在U22国家队还得努力，不进则退，职业足球就是这么残酷。”

来宪强认为中超U23新政有助于年轻球员的成长，“我希望韦世豪多上场打比赛，打上比赛才能展现自己，足球是场上见，没有比赛你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”

带女足，100元生活费都靠自掏腰包

来宪强现在已经退休，蚌埠市体委返聘他继续担任教练。他现在在固镇带的女足就是受天津的一位战友之托。带女足也是来宪强执教生涯的一次尝试，这个选择让很多人都感到费解。

“经常是练一段时间后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再也不来了。”来宪强对此有心理准备，“男足我带出了三个国字号球员，女足为什么不可以，我现在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带女足也带出几个国家队球员，给我自己的执教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”

来宪强在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，去年的安徽省锦标赛，来宪强率队夺得了冠军。现在这些女生每天放学后训练3个小时，在周末也坚持训练，周末训练时孩子们会在队里吃饭。

之前向家长收取的一个月每人100元生活费因有的家长不理解而被迫取消，来宪强只有自掏腰包，看不下去的几位家长主动承担起做饭的责任。

这批孩子明年将会参加安徽省的省运会，然后终极目标是参加2021年的全运会女足比赛。

来宪强内心其实很满意这些女足姑娘现在的表现，在场边他悄悄指着9号球员，眼光充满慈爱，“你看她的动作、体型，将来绝对是国家队的一员”。

每个月，来宪强都会给自己的弟子们过生日，自己掏钱订蛋糕，让孩子们享受一年一度最值得期盼的时刻。

“我觉得这样很有意义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我都变年轻了。”

■来源：《成都商报》